《细雪》与《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性身份建构研究

徐义婷，李鑫丹 *
吉林外国语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7
DOI:10.61369/HASS.2026060055

摘　　要： 谷崎润一郎《细雪》与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分别作为东亚近代唯美文学与英国摄政时期女性文学的经典文本，聚焦上流社会女性的生存困境与自我突围。本文以自由女性主义主体性理论为核心研究支点，从阶层规训下的身份桎梏、婚姻场域的主体性博弈、自我言说的身份建构三重维度，通过精细化文本细读，对比分析两部作品中女性身份建构的差异化路径与共性内核。研究发现，两部文本均揭示了父权体制下女性“被规训身份”的本质，英国摄政时期女性以理性启蒙实现契约式主体性建构，日本近代女性在传统礼教与西化思潮的撕裂中完成隐忍式身份突围，二者共同诠释了近代东西方女性主体性觉醒的时代特质，为跨文化女性文学比较研究提供典型范式。

关 键 词： 《细雪》；《傲慢与偏见》；女性身份建构；父权规训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Identity in "Fine Snow" by Tanizaki Junichiro and "Pride and Prejudice" by Jane Austen

Xu Yiting, Li Xindan*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Abstract: Tanizaki Junichiro's "Fine Snow" and Jane Austen's "Pride and Prejudice" are respectively classic texts of modern aesthetic literature in East Asia and British Regency period female literature, focusing on the survival predicaments and self-advancement of upper-class women. This paper takes the theory of free feminist subjectivity as the core research focus, from three dimensions: identity constraints under class discipline, the subjectivity game in the marriage field, and self-expressi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rough detailed text analysi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tiated paths and common core of female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two work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both texts reveal the essence of the "regulated identity" of women under the patriarchal system. In the British Regency period, women achieved contractual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through rational enlightenment, while in Japan's modern era, women completed a restrained identity breakthrough in the rift between traditional ethics and Westernization thoughts. Both texts jointly interpret the era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 subjectivity awakening in modern East and West, providing a typical model for cross-cultural female literature comparative studies.

Keywords: "Fine Snow"; "Pride and Prejudic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identity; patriarchal regulation

引言

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跳出传统婚恋小说的情爱叙事桎梏，以婚恋选择为切口，解构英国上流社会父权规训体系，塑造了具备独立认知与理性判断的女性主体，成为西方启蒙视域下女性主体性书写的典范。谷崎润一郎的《细雪》以大阪没落望族四姐妹的婚恋与生活轨迹为叙事主线，在日式唯美叙事肌理中，呈现了传统士族女性在复古礼教与西洋文明碰撞中的身份挣扎，展现了东亚近代女性身份建构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现有学界研究多集中于单文本女性形象解读、婚恋观对比或作者美学风格分析，存在女性主义理论套用泛化、文本细读深度不足、身份建构逻辑碎片化等问题，缺乏以自由女性主义为专属切入点的精准对比研究。自由女性主义主体性理论核心强调女性摆脱父权依附性身份，依托个体理性、自主选择与自我言说，实现从“被定义客体”到“自我建构主体”的转变，聚焦女性在社会规训、婚姻契约、自我认知中的主动博弈，区别于笼统的性别平等理论，具备极强的文本适配性。本文系统剖析两部作品女性身份的建构机制、路径差异与时代局限，挖掘近代东西方女性主体性觉醒的共性规律与文化差异。

通讯作者：李鑫丹。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一、自由女性主义主体性与近代女性身份建构逻辑

自由女性主义核心的主体性理论产生于西方启蒙运动人文思潮，其主要思想就是个体自主性、理性平等、选择自由，冲破了传统父权制里“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客体定位。该理论认为，女性的身份并不是被社会的礼教、婚姻关系、阶层秩序所被动地赋予的，而是在外部的规训和内在的诉求之间进行博弈而产生的，身份建构的核心标志就是主体性的觉醒和落地，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认知独立、婚恋场域里摆脱依附的自主选择以及自我表达和价值界定的主体言说。

相较于激进女性主义的对抗性批判，自由女性主义主体性更贴合近代社会转型的时代特质，不主张彻底颠覆传统社会秩序，而是依托个体理性争取平等权利与独立身份。在近代东西方父权社会中，女性始终处于“身份被规约”的困境：英国摄政时期的财产继承制度、婚姻市场规则，日本大正时代的士族礼教、门第制度，共同构建了女性身份的规训体系，女性的社会价值、个人身份、人生轨迹均被绑定于家庭与男性亲属关系。

二、《细雪》与《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性身份建构

（一）父权规训：东西方女性的被动身份桎梏

1.《傲慢与偏见》：财产制度与婚姻市场的身份异化

《傲慢与偏见》的叙事底色就是19世纪英国摄政时期严苛的父权财产继承制度和性别阶层规则，它把女性身份异化为婚姻的附属品、阶层的维持者，形成刚性的身份规训枷锁。文本一开头就用反讽的语言来点出时代的主要困境，即“凡是有钱的单身汉，都想要娶一位太太，这是世界公认的真理”，否定了婚恋中感情的本质，把婚姻看作是阶层和财产的交易工具，真实地表现了女性的被动生存状态。

英国当时的限定继承权制度规定，家族不动产仅限男性子嗣继承，班纳特先生身故后，朗伯恩庄园将由远亲柯林斯牧师继承，五个女儿将失去居所与经济来源。这一制度性困境，彻底剥夺了女性的经济主体性，使其社会身份、生存保障、阶层归属完全依附于婚姻。班纳特太太的偏执婚嫁焦虑，并非个体性格缺陷，而是时代规训的具象化产物：她反复催促女儿们联姻，本质是在父权制度框架下，为女儿们争取合法的身份归属与生存权利。

在阶层规训体系里，女性的个人特征被完全抹杀，身份价值只用容貌、才艺、门第三大标准来衡量，女性成了上流社会婚姻市场的标准化商品。宾利小姐对于伊丽莎白的嘲讽、凯瑟琳夫人对于底层女性身份的碾压，都证明了这一规则，即上流女性必须遵守温顺、端庄、顺从的性别规范，不能有独立的思想和叛逆的行为。伊丽莎白的特立独行、聪慧思辨，在传统的阶层眼光里是“不合时宜的缺陷”，很好地表现了父权制规训对女性个体身份的绝对控制。

2.《细雪》：士族礼教与门第秩序的身份禁锢

《细雪》以大正时期大阪没落士族的生活为背景，表现了东亚传统礼教和门第制度对女性的柔性的约束，与英国制度性刚性的束缚相比，日本的规训更具有隐蔽性、渗透性，用家风、礼仪、门第荣誉来束缚女性的身份，把女性的身份固定为“士族颜面的守护者”和“传统礼教的践行者”。

莳冈家族作为大阪老牌士族，虽家道中落，但严苛的门第礼教并未崩塌。四姐妹的人生轨迹，始终被家族门第、传统礼仪、世俗规训所绑定，女性的个人意志必须服从于家族整体荣誉。大姐鹤子作为家族正统继承人，完全内化传统礼教规范，主动接纳“家族管理者”“礼教传承者”的身份，一生恪守端庄、隐忍、克己的女性准则，以维系莳冈家族的士族体面为人生唯一价值，是传统父权礼教规训下的典型客体女性。

二姐幸子的身份困境更加复杂。幸子虽然接触过西方文明，有一定的现代认识，但是仍然受到门第的限制。相较于固守传统的鹤子与彻底反叛的妙子，幸子身处传统礼教与西洋文明的夹缝之中，具备初步的现代认知，却始终被家族门第规训深度裹挟。幸子主动全权主导三姐雪子的婚恋事宜，常年托人说媒、层层筛选婚配对象，其择偶标准始终以“门第相当、家世清白”为核心，优先适配士族阶层身份，而非雪子的个人喜好与精神契合。

文本细节精准揭露其深层动机：幸子数次回绝条件优越但出身普通、门第不匹配的相亲对象，坦言“雪子身为莳冈家女儿，婚配之事关乎家门颜面，不可草率迁就”。这一表述印证，幸子看似为雪子谋求归宿的行为，本质是维护家族门第尊严，将女性的婚恋选择彻底绑定家族身份，把雪子的个体幸福置于士族礼教规训之下。雪子本人温柔娴静、恪守礼仪，擅长传统茶道、花道，完全符合传统士族女性的身份标准，却沦为婚恋市场的被动客体，究其根源，并非雪子个人条件存在缺陷，而是严苛的门第礼教过度捆绑女性价值，剥夺了其婚恋自主的主体性。小说中姐夫数次因雪子被动拒婚、反复错失良缘而恼怒，雪子始终隐忍沉默、不主动表态，仅以少女体面为由规避直接抉择，正是女性丧失婚恋话语权、沦为门第婚恋市场被动客体的真实写照。而小妹妙子的叛逆出逃，恰恰反向印证了传统礼教身份禁锢的严苛性，成为女性主体性突围的叙事突破口。

（二）婚恋场域博弈：女性主体身份的觉醒突围

1.《傲慢与偏见》：理性启蒙下的契约式身份建构

《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的婚恋选择，是自由女性主义主体性的典型实践，构建了理性平等、情感自主、人格独立的现代女性身份，彻底打破了传统父权体系下女性的依附性身份。文本通过三次关键婚恋选择的对比叙事，层层递进完成女性主体性的建构闭环。

第一次关键抉择，是伊丽莎白断然拒绝柯林斯的功利求婚，完成主体性意识的初步觉醒。柯林斯的求婚完全剥离情感内核，彻底沦为阶层制度、教区职责与权贵意志的附属工具，其求婚说辞直白暴露了父权体系下的婚恋功利本质：“我结婚有三个理由：第一，我认为像我这样家境宽裕的教区牧师，理应在教区树立婚姻表率；第二，成婚能极大增进我个人的幸福；第三，我尊贵的女赞助人凯瑟琳夫人特意叮嘱我，应当尽快娶妻成家”。整段求婚说辞无一字提及爱慕与尊重，仅将婚姻视为完成职业义务、讨好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上层权贵、稳固阶层身份的流程化任务，而伊丽莎白在他的叙事中，只是适配其身份需求、可供随意挑选的“完美婚姻附属品”。

第二次关键抉择，是伊丽莎白主动破除对韦翰的情感盲从，实现理性思辨能力的成熟，完成身份建构的认知升级。韦翰凭借温润外表与刻意伪装的绅士风度，精准拿捏世俗女性的审美偏好，以甜言蜜语构建完美人设，成为世俗视角中极具诱惑力的婚恋对象。小说中写道，初见之时，韦翰“谈吐温和、风度翩翩，极易博取他人好感”，让伊丽莎白“心生好感，不自觉放下戒备”。受表象迷惑，伊丽莎白陷入浅层情感偏见，一度将韦翰视作正直善良的理想绅士，陷入世俗审美与感性认知的桎梏之中。

第三次关键抉择，是伊丽莎白接纳达西的真挚求婚，完成女性主体性身份的最终落地与完整闭环。达西代表英国上流社会顶级阶层、财富与特权，其前期的傲慢本质是阶层特权与性别优越感的外化，他曾直言班纳特家族女性“家世低微、举止轻浮，不配与之平等往来”，深刻体现出父权阶层的身份偏见与等级桎梏。

2.《细雪》：礼教撕裂中的隐忍式身份突围

《细雪》女性身份的塑造具有典型的东亚近代转型时期的特征，在传统礼教和西化思潮的相互影响之下，女性不能用西方式的公开对抗来达到目的，只能用隐忍调适、渐进突破的方式完成主体性的隐性建构，从而呈现出一种带有传统底色、带有现代觉醒、带有有限自主的身份特征。四姐妹不同的婚恋选择形成起完整的女性身份建构阶梯。

大姐鹤子的婚恋是传统依附身份的终极形态。她接受家族包办婚姻，婚后固守家庭内部场域，完全依附于丈夫与家族，放弃所有个人诉求与自我表达，其女性身份完全被“妻子”“母亲”“家族主妇”的社会角色覆盖，无任何主体性可言，是传统父权规训下的典型客体女性，构成了文本身份建构的基准对照。

二姐幸子有了一定程度的主体性觉醒。婚后生活相对独立，不被琐碎家务所束缚，参与妹妹们的婚恋决策、家族社交活动，有了一定的自我认识和行动能力。她不满于严苛的门第礼教，私下接触西洋文化，对妹妹妙子的叛逆行为持包容态度，冲破了传统士族女性的认知束缚。但是受到时代和礼教的限制，她不能完全脱离家族的规则，她的自我表达仍然受制于家族的框架里，主体性的建构处在半觉醒、半桎梏的状态。

三姐雪子身份建构具有隐忍式突围的主要特点。雪子表面上温顺、忍让、遵从礼教，多次被家族安排相亲，实际上有着很强的内在自我坚守。她多次拒绝门第匹配但是精神相悖的婚配对象，并不是对婚姻本身持否定态度，而是拒绝没有精神契合的依附性婚姻。雪子不善言辞、不喜社交，但是始终坚守自己的审美和精神底线，在沉默和隐忍中拒绝被世俗身份异化。她漫长的婚恋等待，实质上是弱势语境中主体性的坚持，用柔性的手段对抗礼教的规训，从而达成隐性的自我身份塑造。

小妹妙子是文本里最具突破性的一个女性主体，是西化思潮下激进的身份突围者。妙子彻底冲破了士族女性的礼教束缚，拒绝门第捆绑，坚持自由恋爱，主动学习西式技艺，谋求经济独立和人格自由。她公开打破世俗的婚恋规矩，摆脱家族的控制，努力塑造出完全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但是谷崎润一郎的叙述并没有给予她一个完美的结局，妙子最终的人生波折，正好对应着近代日本转型期女性的困境，即完全脱离传统礼教的激进突围，在新旧交替的社会语境中很难实现主体性的建构。

（三）自我言说：女性身份的内在认同重塑

1.《傲慢与偏见》：理性言说的独立价值体系

《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的自我言说，以理性思辨、语言自主、价值独立为核心，构建了完整的现代女性价值体系。在男性主导、话语垄断的上流社会中，伊丽莎白始终保持独立的语言表达与思维认知，敢于直面阶层权威与性别偏见，通过自主言说打破女性的话语失语困境。

在与凯瑟琳夫人对峙的场景里，文本就完成了女性自我言说的高光叙事。凯瑟琳夫人凭借顶级阶层的特权，用强权来剥夺伊丽莎白的婚恋选择权，把她的个人价值和身份诉求完全否定掉。面对绝对的阶层、性别压迫，伊丽莎白从容抗辩，明确表示自己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和婚姻，直接挑战父权阶层的权威秩序。其话语逻辑清楚、理性从容，没有情绪化的对抗，只用个体平等的权利来捍卫自己选择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这一言说行为，标志着女性彻底摆脱“被定义、被管控”的客体身份，实现了自我价值的自主界定。

2.《细雪》：审美言说的隐性自我认同

不同于西方显性的理性言说，《细雪》中女性的自我言说呈现为审美化、生活化、隐性化的特质，东亚女性无法通过对抗性话语实现自我表达，转而依托日常审美、生活姿态、精神坚守完成自我身份认同与价值重塑，形成独特的东方女性主体性建构路径。

雪子擅长传统茶道、花道、书法，气质温婉雅致，在枯燥的相亲等待与礼教束缚中，始终坚守个人审美格调，以精致、从容的生活姿态对抗世俗的功利与浮躁。她的审美坚守并非单纯的才艺展示，而是精神自我的言说方式：在被家族、门第、世俗定义的人生中，以专属的审美体系构建精神自留地，实现内在自我的身份认同。

妙子学西式裁缝手艺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摆脱了家族供养的依附地位，用职业能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打破了士族女性只能依附于家族和男性的身份定论。虽然她的行为激进、结局悲惨，但是本质上是东亚女性冲破礼教失语困境、主动言说自我的一种努力。

三、身份建构的跨文化差异与时代共性

（一）跨文化差异：显性对抗与隐性突围

根据前面的文本细读和理论分析，两部作品女性身份建构的主要差别是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语境不同造成的。以西方启蒙人文思潮为依托的女性身份建构具有明显的、理性的、对抗性的、完整的特征。英国摄政时期的社会变革以思想启蒙、制度革新为主，女性可以依靠理性人权的理念去面对父权的规训和阶层的压迫，自主地进行婚恋的选择、话语的对抗、理性的选择，最终完成从客体到主体的身份转变，主体性的建构是彻底的、清楚的、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具有现代普适性的。

《细雪》以日本大正时期新旧交替的社会背景为依托，女性身份的形成具有隐性、感性、调适、受限的特点。东亚千年礼教文化根深蒂固，传统父权制不能被彻底打破，西化思潮只是停留在生活的表面，没有达到思想启蒙的目的。因此，日本近代女性不能达到完全的对抗式突围，只能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里，用隐忍调适、审美坚守、有限抗争来实现主体性的觉醒，其身份建构一直带有传统色彩，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具有东方转型期的特殊性。

（二）时代共性：近代女性主体性的觉醒本质

尽管建构路径存在显著差异，但两部作品的女性身份建构具备本质共性，完美契合自由女性主义主体性的核心内核。两者都冲破了传统父权制下女性被定义、被被动依附、无自主的客体身份，否定了女性的价值依附于婚姻和男性的传统定论，肯定了女性的个体价值、独立意识和自主选择权。

两部文本都用日常叙事和婚恋叙事来表现近代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份的规训，并且肯定了女性的自我突围能力，证明了近代女性主体性觉醒的历史必然性。无论是伊丽莎白的理性独立还是蒔冈四姐妹的渐进觉醒，本质上都是女性摆脱客体桎梏、追求自我价值、实现身份自主建构的时代缩影，共同体现了近代东西方女性解放的初始形态，给现代女性身份认知和价值建构提供经典的文学参照。

四、结语

本文以自由女性主义主体性理论为精准切入点，通过精细化文本细读，系统对比分析了《细雪》与《傲慢与偏见》的女性身份建构机制、路径差异与核心内核。研究表明，两部经典文本立足东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塑造了差异化的近代女性主体形象，构建了两种典型的女性身份范式。在当代跨文化女性文学研究语境中，重新解读两部作品的女性身份建构逻辑，能够厘清东西方女性主体性觉醒的差异化路径，挖掘传统女性身份向现代女性身份转型的历史规律，为当代女性自我价值建构、性别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文学借鉴与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M].王科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谷崎润一郎.细雪[M].储元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3]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4]刘淑奇.《傲慢与偏见》中情感视角下的女性主义表征与限制[J].名作欣赏，2025,(14):119-121.

[5]雷彬.《细雪》中的女性形象——以雪子和妙子为例[J].长江小说鉴赏，2024,(26):13-18.

[6]傅守祥，杨洋.现代女性意识的文学发动与两种革命——以《傲慢与偏见》《简·爱》为例的审视与反思[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6):97-104.

[7]Xiaochan CHEN. “Threadbare morality”: debate on human nature in Pride and Prejudice[J]. Reg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Reviews, 2026, 8(4).

[8]梁镨文.《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性成长历程及女性意识觉醒[J].散文百家(理论),2022,(4):53-55.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